

胭脂淚



胭脂泪

黄茂初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成都

责任编辑：马铁水
封面设计：苏家杰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胭脂泪
作者 黄茂初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1989年4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375

印数 1—3,2000册 字数 203千

ISBN7—5411—0373—x/I·348

定价： 3.0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传奇通俗小说，字里行间，充盈着封建桎梏下妇女的血泪。

新婚燕尔，新娘陶金娘被抢入南汉国主刘鋹的后宫，新郎吕六发誓要复仇。表妹为帮吕六复仇而殉情。在罗浮山道士和太监头目的帮助下，吕六扮成太监，混入宫中，得到刘鋹宠妃卢琼仙的青睐，吕六逐渐欣赏起后宫中的糜烂生活来。南汉国覆灭之际，吕六趁乱带走了美人和珍宝，自封为海上之王。吕六和金娘又相会了，但并没有破镜重圆，在贞节观念的重负下，陶金娘含恨自尽。即使有幸被封为吕六之妃的卢琼仙等美人，也逃脱不了厄运。

全书情节曲折，文笔优雅，可读性强。

目 录

第一章	新婚燕尔.....	(1)
第二章	玉树后庭花.....	(16)
第三章	双美劫.....	(32)
第四章	天涯沦落人.....	(48)
第五章	学道罗浮山.....	(65)
第六章	真真假假.....	(79)
第七章	玉清宫.....	(103)
第八章	樊胡子与波斯女.....	(128)
第九章	媚川都.....	(151)
第十章	忠良受戮.....	(169)
第十一章	四面楚歌.....	(188)
第十二章	红云宴.....	(205)
第十三章	蛟龙出海.....	(217)
第十四章	海上之王.....	(237)
第十五章	在劫难逃.....	(265)
第十六章	尾声.....	(284)

第一章 新婚燕尔

这里是一座背山面海的小渔寨。

寨前，退潮后的海边，留下一片耀眼的沙滩。几条小渔船搁浅在沙滩上，几个身穿染过蓍苳麻衣的渔夫，正在用壳灰补船隙。海浪喧哗着，拍打着沙滩。寨中，横卧着十来座黄泥和稻草为墙的房屋。

此时正是阳春三月，山上涌着绿浪。合抱的古松、香樟遮天蔽日。在山顶嵯峨的岩石下，长着东一簇西一丛的桃金娘花，开得如火如荼。这些花像桃花，但比桃花更富光泽，香味也更浓烈。花间十几杆娇嫩的紫萼，擎出一点点金灿灿的花蕊来。绿莹莹的叶子，衬着红色的花瓣，煞是好看。

携手南山阳，采花香满筐。

花木深处，一个高亢的男声在唱着。

妾爱留求子（注）……

一个珠圆玉润的女声应和着，显得羞涩和惊喜。

郎爱桃金娘。

那男声用一种悠扬、亢奋、渴求的腔调作了收束，歌声

（注）留求子，又名使君子，可入药。

在林樾之间传得很远，很久。

在山上对歌的是一对新婚燕尔的少年夫妇。新郎叫吕六，新娘叫陶金娘。吕六穿着细麻布圆领窄袖青衫，金娘穿窄袖短襦，染花青裙子。吕六背上的大篓中，装满了桃金娘花。金娘跟在他后面，莹润的肌肤和花枝互相掩映，更显得容光焕发。吕六不时地将花篓向上推一下，情意绵绵地回过头来望金娘一眼。金娘嫣然一笑，羞红了脸。

“金娘，再唱个歌仔吧。”吕六提议道。

“唱乜歌呢？该唱的都唱完了。”金娘脉脉含情地应道。

“金娘，莫非你走累了？”吕六关切地问。

吕六放下背上的花篓，搀扶着金娘，上下打量着她。她此时娇喘微微，散发出醉人的青春气息，吕六忘情地抱持着她。她偎依在吕六那厚实的胸怀中，脸上洋溢着幸福感。

吕六轻轻地将她那有些汗珠的鬓脚理了理，指着大海对她说：“金娘，你看大海多靓。”

“我不想看！”金娘蹙紧了春山般的眉头，用丰软的手掌掩住眼睛。

“你不喜欢海么？海里什么都有：有马鲛鱼，有鲞，有珍珠……你要什么？我出海时给你捉些回来。”吕六用手摩挲着金娘的背。

“海中也有金娘么？”她突然抬起头来，眼中泪水盈盈。

吕六一愣：嗯？我可没得罪她呀，她为何感到不快？哦，对了，她是怕我下海，她舍不得离开我。吕六用手指轻轻地在她那小巧玲珑的鼻子上摩挲了一下：“金娘，我不下

海了，我整日在家陪着你，好么？”

“骗人呢。”她抬起了头。

“来，你坐在花篓上，我背你下山。”吕六突然想出了一个逗她乐的怪主意。

金娘吃吃地笑着，像鹿一样倏地从吕六的怀中蹦了出来。吕六想拉住她的衣角，没拉住，便一边追她，一边喊道：“金娘，小心踢了石头跌着！”他好不容易才追上她，一把将她抱住，往花篓那边跑，有如抱着一个小孩。金娘在他怀中挣扎着，捶打着，嗔骂着，可是没有用，她还是被吕六放入了花篓。

夫妇俩，一个背负花篓，一个坐在篓中，笑闹着，回到了新房中。

新房是黄泥稻草糊成的，里面却很干净。地上用壳灰和黄泥夯实，靠里摆着一张花梨木大床，上罩着一顶青麻蚊帐。墙上挂着四幅字画，有两幅是金娘父亲的墨迹，其余两张出自她的手笔——这是她的嫁妆了。外边墙上，挂着一张弓，一把刀，墙角倚着一把锋利的鱼叉。再外边樊篱上，挂着一张网，一张罾。

吕六傻笑着，放下背上的花篓，小心地将娇嗔不已的金娘抱了出来，放到床上。而他自己，则站开几步远，欣赏着床上的新妇。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很耐看：那头如云如烟的黑发，绾成双髻，高耸在头上；那淡淡的蛾眉，那双眼皮下的凤眼，眸子熠熠生光；那鲜红腻润的小嘴；那长而小巧的鼻子；那白里透红的脸色；那一半藏在暗影里的细长而雪白的脖子；那披着红绿被子的浑圆的双肩；那纤细的腰肢；那短襦罩住的起伏不已的胸脯；还有那搁在裙子上的嫩

藕般的手腕……总之，她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令吕六激赏。怀着几天来旖旎的回忆，吕六春潮激荡，不能自己，眼中射出渴求的光芒。他猛地上前，粗手粗脚地又要抱住她，意欲亲热一回。

金娘羞红了脸，将吕六的大手推开，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天白日的，做什么……你不是要采花回来，将房装成花房的么？”

“啊，是了。”吕六这才想起上山前的主意。这主意是金娘先提出来的。她叫陶金娘，正好是桃金娘的谐音。

她酷爱桃金娘。在娘家时，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就经常独自一人，在三月里到山上采来一篮一篮的桃金娘花，用来装饰自家的房屋。秋天，桃金娘果实累累，成熟时呈现出紫黑色，她就提着小篮，满山采摘这些小小的果实。采摘回来，她分给家人，分给其他女伴，一个个吃得嘴唇发紫。有时采得多了，她就用来酿酒。酒熟时，一启开埕盖，那股芬芳甜美的气味，熏得人陶然欲醉。

当下，小两口将花筐中的桃金娘花取出来，先从门外的篱笆开始，装成一个彩色的牌坊。然后，在门框上整齐有序地插上几枝。厅堂中，摆成一个花的湖泊。内室怎么装饰？小两口费了一番心思，最后是慧黠的金娘灵机一动，用花组成了“吕六、金娘”几个大字。屋里屋外，都插上了桃金娘花，小小的泥屋顿时焕然一新，有了不同凡响的喜庆气氛。海边虽然说是空气清新，但亦有些咸腥的气味不时扑来。然而经过花的熏陶，从海上吹来的骀荡的春风，竟带着淡雅的芬芳了。

小两口进进出出，欣赏着自己的佳构，不觉心旷神怡。

“嗨，好靓的花，好靓的屋。”住在寨首的阿珠姑娘经过这里，被吸引住了，驻足观赏着，啧啧称奇，“六嫂子，什么时候也给我装扮装扮我那屋子？”

乍听到人家称自己为嫂子，金娘涨红了脸，微笑着低下头去。

“阿珠，等你做人客的时候，我让你六嫂给你也装扮个这样的花房，好么？”吕六向珠娘打趣道。

“啊哟，六哥！”这回轮到珠娘脸红了。她掩着脸，嗔怪着吕六，飞也似地走了。吕六哈哈大笑。

“做人客”就是做人家媳妇的意思。珠娘也是个美丽的姑娘，虽然肤色黑些，海边的姑娘肌色都较黑。珠娘今年已十五岁了，到了及笄之年了。

见到珠娘，金娘突然想起了要织网的事。珠娘最擅长织网，她织出来的网，纲牢目顺，渔夫们最爱用她的网和罟，打鱼回来，总是送上一两担鱼，作为织网的报酬。金娘织网的手艺虽然比不上珠娘，可也相当不错。她向夫婿招呼了一声，就去将浸在屋后山溪边的麻捞上来。

浸麻，削麻皮，沤麻，纺线，是一整套复杂的过程，总的叫作沤麻。削麻皮时，一个人撕开一片麻皮，另一个人用一截麻骨，横着一拉，“噍啦”一声，麻皮就从头到尾被整齐地削下来了。这道工序最适合夫妇二人一起进行。削净了麻皮的麻骨，可以浸在水中，几日后，捞起来，晒干，可作照明之用。

吕六和金娘削完了麻皮，便自己挽了强弓，挎了利刀，上山狩猎去了。

太阳落山时，金娘缚成了六大圈麻丝。吕六背着弓，扛

着一只黄猿，喜气洋洋地回转家中。

将黄猿剥开皮，杀好，金娘便烧火做饭。灶火熊熊，煮熟了的黄猿肉香味溢满一室。面对着一盆盆的黄猿肉，夫妇俩相视一笑，一齐举箸。吃着肉，喝着金娘去年酿就的桃金娘酒，其乐融融。

入夜，青罗帐里不时传出吃吃的笑声。陶金娘直到现在才真正享受到做人妻子的乐趣，她已适应了吕六的温存与爱抚了。两人缱绻一番之后，都处于亢奋状态之中，睡不着觉。

金娘看着紧紧地搂抱着自己的夫婿，想起了自己的家世，想起了难忘的新婚之夜。

她家原先是个大户人家，父亲原在兴王府（今广州）做着朝官。那时是南汉高祖刘岩在位的时候。刘岩用武力取得了岭南的一统天下，建立了南汉小朝廷，当了皇帝。到了晚年，刘岩穷奢极欲，沉湎于声色犬马，大造宫殿，又极其残忍，杀人如麻。金娘的父亲劝谏了皇帝几句，皇帝不但不听，反而将她父亲降职。她父亲一气之下，辞了官，携眷到海边定居下来。他虽然僻处海滨，但心忧天下，看到南汉朝廷政纲紊乱，皇室之间互相残杀，朝官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忧愤交加，不久就去世了。他膝下只有金娘一个女儿，临终前对夫人立下遗嘱：金娘长大之后，选婿时不要选官宦人家，只能选忠厚善良的百姓家。金娘父亲去世几年后，母亲也见背了。从此，她孤苦零丁，可是她是个有志气又有手艺的姑娘，艰难地生活下来了。她长成了一个美人儿。多少官宦人家的子弟追求她，勾引她，她想起父亲的遗嘱，都毫不动心，守身如玉。

一天，她上山采集桃金娘果实，突然迎面碰到了一只大狗熊。她猛然间看到那龇牙裂嘴、像一座小山一样的大狗熊，大喊一声，想往回跑，可是双脚却像被钉住了一样，动弹不得，只有在原地发抖。抖着抖着，竟瘫软在地上。眼看大狗熊就要猛扑上来，密林深处突然射出一支利箭，正中大狗熊的后背。大狗熊狂吼一声，马上立了起来，车转身，迅速地判断出攻击者所在的位置。它丢下昏迷在地的金娘，疯狂地向密林中窜去。放箭者往前逃奔，狗熊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追上了，那人急中生智，爬到一处悬崖边，攀着一棵倒挂的松树，身体悬空。那大狗熊气势汹汹，追到悬崖边，立脚不住，摔下了深谷中，立时毙命。他见狗熊已死，爬了上来，看着仍昏迷不醒的金娘，便采来一把草药，和着山泉水捣烂，向她口中灌下。一会儿，她醒了过来。当她看见一个少年人正站在自己身边时，她大叫了一声。他向她讲了她昏迷后的情景。她想起了昏迷前看到的大狗熊，相信了他讲的话，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神情。

“快回家去吧，山上野兽多。”那少年人关注她道。

她慢慢地站起来，又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默默地循原路下山去了。

他站在原地，默默地目送她下山。

半年之后，她到山上采花，又碰到了那救过她的少年人。因为见过一回面，而且他曾救过她，这回她主动上前搭话了。

她知道了他叫吕六，他知道了她叫陶金娘。他们都知道对方是孤苦零丁的人。他们都同情对方，他们还互相告诉了自己住的地方。

开始时，两人有说有笑，待到后来，却觉得无话可说了，开始变得羞涩甚至不安。于是两人默默地走下山去。途中，有时互相回眸一笑，又马上都红了脸，低下头去。他们都想再说点什么，可是又开不了口。

到了三岔路口，是该分手的时候了，他们不由自主地站住了，默默地望着对方，心里都有一股莫名的惆怅。

夜深入静，面对徒立的四壁，金娘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晨鸡报晓。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流下泪来。

她鼓起勇气，寻到他住的泥屋，在屋子周围转来转去。看见有人来了，她就以为是他，一脸的欣喜，及至看到惊讶的陌生面孔，她才红了脸，走到他屋后的小山上去，装作是顺路上山采花。她站在山上，却无心采花，向着那泥屋，痴痴地望着，看他晒网，看他劈柴，看他磨刀。她希望他发现她，露出惊喜的神色，向她走来。她有时甚至调皮地捡起一块小石子，朝山下扔去，以期引起他的注意。可是他始终没有发现她。她在心中有些恼他了。直到看不见他了，她还在心中猜想着此刻他在做什么。不知道在山上站了多久，一直到什么都看不到了，她才发觉天黑下来了，两腿发麻，这才慌忙下山。

快到他的泥屋时，她绊到了一个树桩，咕咚一声跌倒了。他闻声举着火把出来了。当他发觉是熟悉的她时，十分惊讶。“你……你……”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我不是来偷东西的！”她没好气地说了这么一句。

他赧然一笑，想拉她起来，手动了几次，又缩了回去。他终于捡起了一条木棍，示意她抓住木棍的一端。

她更恼他了。人家是为了来看你才弄得这么狼狈的，可你却像根木头一样站在那里，也不邀我进屋坐一坐，喝碗水。她想。她气呼呼地拍净身上的尘土和草屑，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默默地尾随着她，一直看到她进入她的房屋，关上柴扉，这才转身回家。她是知道他送自己回家的，但心中有气，便装作浑然不觉。

过了几日，吕六肩上搭着网，上了船，正要解缆开船，回头一望，只见陶金娘气急败坏飞奔而来。她一边跑，一边向吕六扬手呼喊。

“你上来……”到得船边，她气喘吁吁地唤他。

他默默地从船上下来，来到她面前。

“还是上船去吧。”她认为一男一女，站在这小码头上，有些刺眼。

吕六将身一横，挡住了她——女人是不能上渔船的，除非是蛋家女子——这是当地的一种禁忌。

金娘会意，向他抱歉地苦笑一下。她忘情地拉了吕六的手：“走，到山上去，我有紧要事告诉你知。”

金娘在前头领路，吕六在后头跟着，到了山上。金娘喘息甫定，便直言不讳地告诉吕六：她的舅父，前几天突然来到她家，说已为她定了亲，男家是官宦子弟。她愣了半晌，记起了父亲的遗嘱，便以遗嘱为盾牌，抵挡了舅父的唇枪舌剑。他舅父火了。她突然想起了吕六，她认为吕六是个可靠的人，堪托终身，于是，她庄严地撒了个大谎，说是她母亲在世时，已为她定了一门亲事，男方就是吕六。当她舅父知道吕六是一个渔夫时，气得跺脚大骂。他不承认她和吕六的

亲事，一定要她嫁给那官宦子弟。

“你就娶了我吧，求求你。”金娘向吕六泣道。

吕六听了她一番话，惊呆了。

“我是真心的……”她又补充了一句。

他还是愣怔的，不知想些什么。可能是怕配不上她吧。

她急了，对他跪了下去。

他也急了，亦对着她跪了下去。

两人跪在那里，对天盟誓——

金娘：“今生今世，非吕六不嫁。如有异心，海中淹死！”

吕六：“今生今世，非金娘不娶。如有贰志，死于刀箭之下！”

盟誓过后，两人这才站了起来，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由吕六请个可靠的媒人，尽快将金娘娶过门。

拜帖、奠雁、上轿，过门，这些细节，她记不清了。那几天她心中乱纷纷的，一会儿担心舅父出来阻挠，一会儿担心官宦子弟来抢亲。同时，她虽下了嫁给吕六的决心，可吕六为人到底如何，她还是心中无底的；她既想作吕家媳妇，又怕作人家媳妇。她昏昏沉沉地渡过了姑娘家的最后几日。她只记得，她的花轿到了吕六的门口时，门口烧着一大堆火，轿夫将花轿在火上停留了片刻，念了几句吉利的话。那火真旺，差点将她的花轿烧着了。她虽然隔着轿帘，头上又罩着红布，可脸上还是被烘得火辣辣的。媒婆曾告诉她，过门的火越旺，她和丈夫日后的日子就越火红。屋里闹哄哄的。她被牵着拜堂。入洞房后，两个青年女子陪着她。她和吕六用一条红绸在镜钮上结成一朵大红花，她手巧，可是吕

六却笨手笨脚，配合不好，结果她结成了一朵大红花，而吕六的那一端却成了一片红叶。两个陪伴他们的女子，其中一个为吕六的表妹，一个是珠娘，这是金娘后来才知道的。吕六给了她们赏钱，她们笑嘻嘻地出去了。

洞房内，烛影摇红，她和吕六四目相对，脸上绽开羞涩的笑容。

外间的来客正在“打糖梅”，一边吃着腌制的糖梅和糖榄，一边斗歌。她记得两首歌是这样的：

糖梅甜，新妇甜，
糖梅生子味还甜。

听到此歌，吕六睇了她一眼，她羞得满脸通红。

糖榄香，新郎香，
糖榄生女味更香。

这首歌是一个青年女子唱的。刚才的歌是赞新妇，这首歌却是赞新郎。

“打糖梅”的来客吃了几瓮糖梅糖榄，唱了一屋子歌仔，一直闹到三更天，方才心满意足地起身离去。

吕六精疲力尽，送走了所有的客人，回到洞房中，金娘早就睡了，便也倒头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夜晚，他们才真正曲尽夫妻的妙趣。小两口整日厮守在一起，如胶似漆，出双入对，引来多少少男少女羡慕的目光。

想起那些情景，金娘躲在被窝里笑了。

“表哥，表嫂，我来了。”天亮时，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子嗓音在外间柴扉前响起。

是表妹来了！小两口赶紧穿衣起床，吕六起身去开门，金娘急急将被铺整理好，草草理妆。

表妹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表嫂。表嫂胖起来了，那浑圆的身体将紫襖裆胀得鼓鼓囊囊的，脸上容光焕发，充满着幸福感。怎么一结了婚，人就会变得更好看呢？表妹想。她只顾愣愣地看着表嫂，连表哥在跟她说话，她都没有听清楚。

“表妹，这几日怎么不见你来？”金娘开口问道。

“表嫂，我给表哥送网来了，还有几条黄瓜。”表妹这才想起她带来的东西。

“好结实均匀的网。”吕六以渔夫的鉴赏力赞道。

表妹开始讲她织这张网的轶事及她们寨中的趣闻。

听着他们表兄妹议论着网、鱼之类，金娘脸上掠过一阵不易觉察的阴影。她想：“阿六哥又想出海了。”

“我们寨中的三狗，捕到一条十几斤重的马鲛鱼呢。”

“现在正是捕马鲛鱼的时候：三头四月，夜里有雾。”

“这表兄妹俩只顾自己说话，也不顾及我。”金娘想。她更感到不快了。

表妹也长得很美，只是肤色黑些。黑里透红的肤色，乌溜溜的大眼睛，胸脯高耸，腰身长而窄，到了臀部又突然膨大。“要是阿六和他表妹成亲，也是很匹配的一对哩。”金娘想。

吕六和表妹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近年来，表妹对吕六可真有点意思，有事无事都往表哥家里跑。当表哥将要娶金娘的事告诉表妹时，表妹也同情金娘的不幸，口头上也庆贺表哥得到佳偶，可心中却在淌泪。表哥新婚时，偏偏又将她请去当伴娘，她又不能不去；看着表哥和新过门的表嫂在一起，更勾起她心中的酸楚。表哥完婚后，表妹回到家中，恹恹无绪，偷偷哭了几场。